



日剧《我家的故事》好哭又好笑

长濑智也幕前告别作

口碑炸裂



长瀬智也

熟悉的宫九脑洞：能乐混搭摔跤

熟悉“宫九”（编剧宫藤官九郎的昵称）的观众，看到《我家的故事》的故事梗概之后想必会惊呼一声：“这不就是2021年版《虎与龙》吗？”2005年播出的《虎与龙》是宫九的封神之作：这部剧以日本传统艺术——落语（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为题材，主人公山崎虎儿是一个忘记如何笑的小混混，却因为感受到落语的魅力而成为落语学徒，决心以在舞台上逗笑他人为己任。剧集大量采用“戏中戏”形式，现代剧情与传统落语故事穿插进行，互相呼应。错位的角色、精妙的故事结构、张弛有度的节奏——这部剧无疑是“宫九风格”的集大成者。

16年后的《我家的故事》，宫九祭出另一项日本传统艺术——能乐。能乐是日本歌舞剧的一种，登场人物身穿华丽装束、头戴面具，凭借台词和舞蹈推动故事发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蕴藏深刻含义。哪怕对日本观众而言，

热闹的家庭故事：“和解”成为主题

《我家的故事》中，长瀬智也饰演的主人公观山寿一因伤被迫退出职业摔跤界，此时又接到身为著名能乐师、被称为“人间国宝”的父亲观山寿三郎重病的消息。以此为契机，寿一回到了20多年没联络的老家。因为看护和遗产问题，寿一与妹妹舞（江口纪子饰）、弟弟踊介（永山绚斗饰）、观山流大弟子兼养子寿限无（桐谷健太饰）以及神秘女护工櫻（户田惠梨香饰）齐聚同一屋檐下。

提起以家庭为主题的话剧，总让人觉得充满了“昭和味”——被少子化和老龄化夹击的日本社会，小家庭甚至独身已成主流，如今大部分日剧都试图告诉观众“一个人生活有多好”，那些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吵吵闹闹的日剧早已是上世纪的产物。不过，宫九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希望《我家的故事》能让观众感受到“家庭”的感觉：“现实中的家庭很多都已经不再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了。但我觉得，起码能让观众看到，在电视的世界里仍有这样的家庭存在。”

在制作人矶山晶和编剧宫藤官九郎的设定中，《我家的故事》是一部以“家庭真好！”为主旨的王道（正统）家族电视剧。但一向以脑洞奇

大著称的宫九，为这部剧加上了许多奇思妙想buff，让《我家的故事》避免了大部分家庭电视剧或故作温情或苦大仇深的通病。这部剧刻意消解了观山寿三郎这位一家之主的权威性：脑梗塞醒来后突然放飞自我宣布要与女护工櫻订婚，洗澡的时候则要戴上可爱的粉红色硅胶头套，遗愿清单上写着诸如“想让藤井妮可（日本当红美女艺人）为我念悼词”之类毫不着调的愿望……生病后的寿三郎仿佛成了三岁孩童，经常做出让人哭笑不得的举动，却让家庭气氛越来越融洽。

严格来说，寿三郎并不算一个“好人”。跟大部分传统艺能世家的男性一样，他的男女关系颇为混乱：妻子成为生儿育女的工具人，积劳成疾早死；寿三郎则风流成性，在外面有许多红颜知己；养子寿限无其实是他与女佣的私生子，寿限无本人却一直蒙在鼓里……子女要如何面对这个曾经不负责任、如今缺乏自理能力的父亲，也是剧集的一大重点。这部剧无意为父亲的过错“洗白”，子女们“我不原谅，但我仍愿意与你和解”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更复杂也更现实的亲子关系。



《我家的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冬季档日剧《我家的故事》近日播出大结局。编剧宫藤官九郎攒来一群合作无间的老搭档：制作人矶山晶、导演金子文纪，演员长瀬智也、西田敏行、户田惠梨香，以及人气高涨的杰尼斯Jr. 道枝骏佑。值得一提的是，《我家的故事》极有可能是长瀬智也的最后一部剧集：他已于今年3月离开杰尼斯事务所并退出幕前，转入幕后。对长瀬智也、宫九和粉丝们来说，这都是一份最好的离别礼物。



长瀬智也告别作：老朋友的聚会

对于宫藤官九郎和长瀬智也的粉丝而言，《我家的故事》更是意义非凡：这是长瀬智也与宫九时隔11年再度展开电视剧合作，也是长瀬智也的幕前告别作。《我家的故事》最后一集来了一个惊天大反转，与现实形成奇妙的互文：剧中人为长瀬智也饰演的观山寿一举行了盛大的告别仪式，剧外的粉丝似乎也可以借此与长瀬智也好好道别。

宫藤官九郎与长瀬智也

可以说是互相成就。2000年，长瀬智也在宫藤官九郎的常规电视剧《池袋西口公园》中担任主演，这是两人的首次合作。他饰演仗义热血的真岛诚，其爽朗的表演与宫九的脱线喜剧风格相得益彰，为他打开了新的戏路。而当年宫藤官九郎一鸣惊人，凭借该剧拿下白日剧学院奖最佳剧本奖。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还云集了洼冢洋介、妻夫木聪以及15岁的山下智久等演员，至今仍是日本青春群像剧代表作。此后，宫藤官九郎和长瀬智也陆续合作了《虎与龙》《自恋刑警》等剧集，部部均成经典。在宫九为数不多的执导电影中，长瀬更曾担任《深夜里的弥次先生和喜多先生》和《TOO YOUNG TO DIE》的男主角。宫九说：“在我心目中，长瀬就像是连载少年漫画的主人公。我还能为他创作，无论多少创作都行，请让我为他创作。喜欢落语的小混混、拥有恋爱体质的刑警、地狱的鬼……无论是多么奇怪的设定，都绝对有趣。”

《我家的故事》是宫九为长

瀬智也量身定造的故事。这个故事构思于五年前，制作人矶山晶透露：“这部作品包含了很多长瀬本人的想法，宫九一直在说：‘这是长瀬目前的最高杰作！’为了这部剧，长瀬从一年前就开始蓄起长发并增重，让自己的外形更接近摔跤手。宫九感叹：‘能不抱疑问就开始锻炼身体为剧集作准备的，也只有长瀬了。’

《我家的故事》的演员阵容仿佛宫九和长瀬的老朋友聚会。在该剧饰演父亲的西田敏行，曾与长瀬智也在《虎与龙》中饰演师徒、在《自恋刑警》中饰演父子。宫九形容两位演员“非常合拍”，矶山晶则透露剧中许多情节都是他们的即兴发挥。而宫九作品中的大熟脸荒川良良，则在剧中扮演了护理员末广亮，贡献出不少笑点。

除此之外，《虎与龙》中的“大师兄”阿部贞夫、“银次郎”塚本高史，《池袋西口公园》中的“阿弘”佐藤隆太，《自恋刑警》中的“登户刑警”室毅，都在《我家的故事》中友情出演。

开心麻花携7部原创中文音乐剧登场“深·爱音乐剧季”开幕大戏上演“钻石公主号”的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4月2日至5月30日，40多场音乐剧将在深圳首届“深·爱音乐剧季”接踵登场，打造百老汇式的观剧盛宴。该音乐剧季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深圳开心麻花华南总部基地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开心麻花（深圳）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开心麻花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这既是深圳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音乐剧演出盛宴，也是开心麻花华南基地在音乐剧领域耕耘8年后的一次全面呈现。

《莫伊拉号》担任开幕大戏

届时，由开心麻花原创的7部中文音乐剧将一一登场：开心麻花首部惊悚悬疑音乐剧《醉后赢家》，由绑架案带出一场连环荒诞骗局；一人分饰27角的《求婚女王》在喜剧外壳下探讨婚恋、剩女等社会议题；《爱你够了吗》讲述逃婚新娘进入福利医院意外揭开307病房里三个“怪人”的秘密；《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以2066年的穿越旅行构架起一个《夏洛特烦恼》式爱情故事；已在中国演出超过500场的《三只小猪》，则是适合全家观看的儿童音乐剧。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开幕大戏《莫伊拉号》的首演。该剧根据疫情期间真实事件改编创作，背后团队包括央视《国家宝藏》戏剧总导演朱峰，以及张雨生的昔日编曲、日本音乐人櫻井弘二。

去年，弥漫全球的疫情让全世界演出机构陷入停顿，《莫伊拉号》就是在特殊历史事件背景下创作的一部关于疫情下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情怀音乐剧。导演朱峰拥有美国音乐剧表演专业背景，也曾在美百老汇做投资、导演和制作。回国后，他曾担任《国家宝藏》戏剧总导演，《莫伊拉号》是他期待多年的一部理想之作。

该剧来源于去年备受关注、被迫停泊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故事，3700人被困其中无法登陆。“一群陌生人带着美好的愿望登上邮轮，却因疫情遭遇至暗时刻，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和矛盾。这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会有共鸣的、非常有戏剧冲突的故事。”朱峰说，创作团队从采访邮轮乘客、搜集故事、构思情节、创作音乐，前后花了半年时间创作。《莫伊拉号》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意为“命运女神”。该剧将用近20位演员、14首歌曲呈现创作者对疫情的反思，传递人性的光芒与力量。

朱峰对《莫伊拉号》充满期待，首演后，他想带这部音乐剧到上海乃至全国接受市场的测试与检验，更遥远的计划是拿到投资，一步步打磨改编为英文版，“如果能有一部中国原创的音乐剧走进美百老汇，那一定是我们做音乐剧的终极目标。”

开心麻花发力音乐剧领域

凭借爆笑喜剧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开心麻花，始终有一个音乐剧的梦想。2013年，开心麻花华南总部总经理何再坚带领团队到深圳创立开心麻花华南总部，目标就是要做音乐剧。他还记得初来乍到时的困窘，租不起排练厅，也没有固定演出场所，“一切都打游击战。”

“我们做音乐剧的投资，相当于拍一部电影的耗资。”何再坚坦言，大型的音乐剧制作是很烧钱的，开心麻花在音乐剧和电影的投资，都是动辄几千万元的投入。

但他认为，电影与音乐剧完全是两种盈利模式。一部电影上映时，最初票房很高，一个月后票房开始稀释。音乐剧则相反，刚开始的制作和规模都很小，随着口碑和制作的升级，“肥尾效应”显现，演出周期可达几十年，收益无可估量，“在电影史上卖得最大的电影《星球大战》系列，远不如一部卖得

最好的音乐剧票房。”

从制作人的视角，他始终关注音乐剧长远的商业价值。在他看来，投入越早，越能率先占领音乐剧市场。他也明显看到中国音乐剧发展路上出现的问题，缺少资金投入和专业演出剧场、人才短缺、原创性不足，而且尚未形成产业链。

何再坚认为，在中国音乐剧全产业链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四季剧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西方音乐剧市场是从创作、制作、运作及演出环节寻找最佳人才进行协同分工，而日本四季剧团则是在剧团内部打造“全产业链”，凭一己之力进行



创作、改编、制作、演出、服务、剧场运营等。

然而，对中国音乐剧产业而言，一味引进并不能真正促进产业的繁荣与发展，音乐剧演出市场要形成“终极黏性”，必须依靠扎根本土的原创优秀剧目才能实现。目前，国内原创音乐剧演出场次上千的非常少，大多原创剧目难以维持常态演出。“我们希望为中国音乐剧人才提供较为常态的演出环境，以及对话和成长的空间。”他说，一年一部原创音乐剧，是开心麻花这些年一直坚持的，只要持续打造好作品，就能吸引并留住人才。

